

該惠風被乎無外五刑厝而頌聲作和氣洽而嘉穰生不亦休哉昔秦之二世不重儒術舍先聖之道習刑獄之法民不見德唯戮星聞故感而不知反迷之路敗而不知自救之方遂墮墜於雲霄之上而盤粉乎不測之下惟專及卑可無鑒乎

抱朴子外篇卷之三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崇教

抱朴子曰澄視於秋毫者不見天文之煥炳肆心於細務者不覺儒道之弘遠既絕者忘廉蕙迷大者不能及夫受純墨者無枉判之

木染通訓者無邪僻之人飾治之術莫良乎

學學之廣在於不倦不倦在於固志志苟不

固則貧賤者汲汲於營生富貴者沈淪於逸

樂是以遐覽淵博者曠代而時有面牆之徒

比肩而接武也若使素士則晝躬耕以餬

夜薪火以修業在位則以酣宴之餘暇時遊

觀於勸誠則世無視內游夏不乏矣亦有飢

寒切已蒸蠶不給膚困風霜口乏糟糠出無

從師之資家有暮旦之急釋耒則農事廢執

卷則供養虧者雖關學業可怨者也所謂千

里之足困於鹽車之下赤乃之鑛不經歐治

之門者也若夫王孫公子恣游貴樂遠安綺

紈之間不知稼穡之艱難日倦於玄黃耳疲

乎鄭衛鼻餐乎蘭麝口美於膏粱冬吞貂狐

之緝履夏頰紗縠之翩飄出駟慶封之輕軒

入宴華房之榮蔚飾朱翠於楹稅積無已於篋置陳妖冶以妖心酒醜醜以沈醉行為會飲之魁坐為博奕之帥省文章既不曉觀學士如草芥口筆乏乎典據率引錯於事類劇談則方戰而已屈臨疑則生老而憔悴雖菽

麥之能辨亦奚別乎替贖哉

抱朴子曰蓋聞帝之元儲必入太學承師問

道齒於國子者以知為臣然後可以為君知

為子然後可以為父也故學立而仕不以政

學操刀傷割鄭喬所歎觸情縱欲謂之非人

而貴游子弟生乎深宮之中長乎婦人之手

憂懼之勞未嘗經心或未免於樞機之中而

加青紫之官纓勝衣冠而居清顯之位操政

生之威提黜陟之柄榮辱決於與奪利病感

於唇吻愛惡無時暫之毀譽括屬於耳嫌疑

象類似是而非因機會以生無端藉素信以

設巧言交構之變千端萬緒巧算所不能詳

毫厘所不能究也無術學則安能見邪正之

真偽具古今之行事自悟之理無所感假能

無頭果覆車之搗乎先哲居高不敢忠危愛

子欲教之義方雕琢切磋弗納於邪偽選明師以象成之擇良友以漸染之督之以博覽示之以成敗使之察往以悟來觀彼以知此舉之於直道之上欲之乎檢括之中懷乎若跟掛於萬刃慄然有如乘奔以履冰故能多速悔吝保其貞吉也昔諸賢蒙道教之福靈為受率意之禍中山東辛以好古而安燕刺中面牆而危前事不忘今之良鑒也湯武桀身伊呂其興勃然卒於桀乎推崇其亡忽焉朋友師傅尤宜精簡必取寒素德行之士以清若自立以不群見憚者其經術如仲舒柄榮者強直若魏連王吉者能朝夕講論忠孝之至道正色證存亡之軌迹以洗濯垢涅開邪矯枉宜必抑情遵憲法入德訓者矣漢之末世具之晚年則不然馬望寇蓋以選用任朋黨之華舉有師友之名無拾遺之實唯唯無益乃反為損故其所講說非道德也其所貢進非忠益也唯在於新聲艷色輕體妙手評歌詠之清濁理管絃之長短相狗馬之勳為議遠遊之處所比錯塗之好惡方雕琢之

精麤較彈棊棊蒲之巧拙計漁獵相持之勝負品藻妓妾之妍蚩指摘衣服之鄙野爭騎乘之善否論弓劍之疎密招奇合異至於無限盈溢之過日增月甚其談宮殿則遠擬瑤臺瓊室近効阿房林允以千門萬戶為局促以昆明太液為淺陋笑茅茨為不肖以土階為朴駭民力竭於功役儲蓄靡於不急起土山以准嵩霍決渠水以象九河登凌霄之華觀闢雲際之綺窻淫音諫而惑耳羅袂揮而亂目濮上北里迭奏迭起或號或呼俾畫作夜流連於羽觴之間沈淪乎絃節之側或建翠翳之青葱或射勇禽於郊垆馳輕足於峻之上暴僚隸於盛日之下舉火而往乘星而返機事廢而不修賞罰棄而不治或浮文假於澆濫布密網於綠川垂香餌於煙潭縱權歌於清淵飛高繳以下輕鴻引沈綸以援潛鱗或結置果於林麓之中合重圍於山澤之表列丹雘於豐草騁逸騎於平原縱盧措以噬狡獸飛輕鷁以驚翔禽勁弩矜狂兇長戟斃熊虎如此既彌年而不厭歷載而無已

矣而又加以四時請會祖送慶賀要恩數之密客接執贄之嘉賓人間之務密勿罔極是以雅正稍速逸漸篤其去儒學細手遊矣能獨見崇替之理自拔淪溺之中舍敗德之險塗履長世之大道者良甚鮮矣嗟乎此所以保國安家者至稀而傾撓泣血者無算也今聖明在上稽古濟物堅隄防以杜決溢明褒貶以彰勸沮想宗室公族及貴門富室必當競尚儒術得節藝文釋老莊之意不急精六經之正道也。

抱朴子外篇卷之四

五

九